

13.04

莆田市文史资料

第三輯

卷初



87



莆田市文史资料

(第三辑)

1151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莆田市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目 录

- 一、英雄的连队……………蔡 园
- 二、最初的红军二〇七团……………陈福泉
- 三、黄元燊传略……………蒋维铤
- 四、回忆吴野鹭同志在莆田领导的一次反帝斗争……………光 前
- 五、“抗日十人团”在莆中……………柯庆泰
- 六、回忆解放前台湾学生运动中的莆仙同学……………蔡来盛
- 七、上海莆仙籍青年学生参加南下服务团南下前后……………朱云高
- 八、悼念谢平东……………谢平北 口述
谢咏酒 执笔
- 九、关于国立海疆学校创办的情况……………陈 侃
- 十、福州兴安小学发展概况……………林 宣
余炳文
- 十一、莆田县最早私人创办的中学——兴郡崇实中学堂…蔡 麟
- 十二、林景润校长事略……………（美）嘉蒲英
- 十三、记协和大学校长林景润二三事……………张光正
- 十四、记黄震教授……………谢咏酒
张文元
- 十五、记美术教育家黄羲……………程元材
林瑞涌
- 十六、在前莆田中学任职三年的回忆……………卓克淦
- 十七、前砺青中学校长林达周传略……………涂元涛
- 十八、回忆先兄林伯和……………林淑嫫

- 十九、一个朴实教育者的道路……………陈骏驹
- 二十、优秀的教育者——胡友李……………郭 驥
- 二十一、怀念郑国梁老师……………余启镛
- 二十二、莆仙教师在泉州……………傅绍良
- 二十三、陈唐彬与进群小学……………陈祖矩
- 二十四、塾师康诰事迹记略……………康永福
-
- 二十五、怀念林剑华先生……………陈国信
陈宠章
- 二十六、林黄卷先生生平事略……………淇 园
- 二十七、黄埔军校莆田市同学名录……………陈道耕
- 二十八、上海市民义勇军参战记……………王屏南
- 二十九、郭风著作系年（一）……………王玉芝
- 三十、莆阳四大佛刹史话（续二）……………杨美煊

英 雄 的 连 队

——新四军军部特务团一营二连突围记

蔡 园

皖南事变发生时，我在新四军军部特务团一营担任军事主任教员，分工负责全营的军事训练工作。特务营营部驻在董家祠堂，部队任务是保卫军部机关的安全。

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下午，军副参谋长周子昆同志打电话将我叫到云岭罗里村军部，命令我率领特务营二连为东进敌后右纵队前卫营尖兵连，于一月六日拂晓前进抵铜山以南的麻岭高地一线，占领有利阵地，向太平县方向警戒，以保障全军右翼在转移过程中的安全。

接受任务后，我趁着黄昏的余晖，立即赶回营部，向营长徐绍荣、教导员程业棠道别后，就带着两名通讯员，连夜向二连驻地——马岭坑奔去。

走到章家渡，军部工兵连刚刚在渡口架设好用煤油筒搭成的轻便浮桥。我同工兵连连长王自忠互道珍重，匆匆握别。

过章家渡，来到茂林镇上已是三更时分。雪后的深夜，异常寒冷。当我们翻上马岭坑顶时，晨鸡已在喔喔报晓。我们一行三人，拖着疲惫的步伐，缓慢地下山，进入马岭坑小村子，到达二连连部。这时李连长和黄指导员已经率领连队的战士们在操场上出操了。我顾不得浑身的疲劳，一头扎在连队部的小方桌上，展开地图，向二连干部传达了上级的命令。最后决定：今天傍晚，全连经铜山镇向麻岭进发。

铜山是泾县南面的一个山区集镇。麻岭就在铜山镇的南面，高出地平线约几百米，它南窥太平，北扼泾县，是一道天然屏障，这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进可控制太平县，退可扼守泾县。是兵家必争之地。

全连开到铜山镇时，已是六日凌晨。部队在铜山停留了片刻，在东方破晓之前，全部进抵麻岭，并立即派出分队向主峰担任警戒。

战士们都很疲劳，即以班为单位分别安置在村落四周的竹林里和衣抱枪打盹。

黎明时，在往麻岭山脊上捉到形迹可疑的便衣人员一名。经审问，他供认是国民党四十师师部搜索连的便衣侦察，是奉命来麻岭侦察我军动向的；并供出了国民党四十师一一九团将于今日进占麻岭、铜山，尔后配合其他国民党部队在茂林一线，阴谋围歼我新四军军部等的重要情报。我一面下令将俘虏立即押送团部，一面命令司号员吹号速调二连跑步上山，占领麻岭主峰阵地。

二连刚占领麻岭主阵地不久，国民党一一九团一个加强连先头排已展开战斗队形向我扑来，我军被迫进行自卫反击。我们以三挺轻机枪集中封锁山口要道，另以一个排的兵力转移至国民党军队侧翼出击，打退了他们的第一次进攻。

我利用战斗空隙，从挎包里取出日记本写道：“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上午，国民党反共军第四十师一一九团一个加强连，向麻岭我方警戒阵地发起猛攻。我连指战员有力反击，阻敌前进，俘敌七人，缴枪六支。战斗尚在进行中，……”

“轰！轰！”国民党军队的炮弹象冰雹似地倾泻过来。他们一个连的兵力在炮火支援下，又一次向我麻岭主峰阵地发起攻击。二连的战士们以短促的反冲锋，把国民党军队压下去。

晌午，我乘着战斗间隙，到设在麻岭北麓的营部汇报战况。在营部接到团部电话指示，命令一营于明天拂晓前撤出麻岭，进行转移集结待命。

半夜里，我率领二连按计划迅速撤离麻岭，于次日午后四时左右，同徐绍荣营长、程业棠教导员率领的一、三连会合。

在这里，团部作战参谋根据右纵队张正坤司令员和团部的具体部署，向我营口述了新的战斗任务：

目前形势是：我右纵队与国民党四十师在麻岭一带仍在激战中。军部率中央纵队在星潭方向前进受阻。左纵队在石井坑以南一线与川军一四四师等部遭遇，战况至为激烈……。

“军部命令我团务必于今日黄昏前攻克这一线无名高地。为此团首长命令你营：从二、三营战斗分界线空隙地带出击，不顾一切牺牲，务必于黄昏前夺取无名高地，构筑防御工事扼守之，为尔后我军行动创造有利条件。”

这时刘别生团长，由团指挥所来到我营，同我们共同研究了作战方案。按照计划，当天晚上，我营以二连为主攻连，先行展开，从二、三营战斗分界线空隙中，避开国民党军队阵地前的开阔地，沿着右侧河床，利用他们火力配系的死角，直插无名高地主峰。在团部配属的重机枪连的火力支援下，我们乘着团团浓烟，向国民党军队占领的主峰阵地猛扑过去。但国民党军队机枪却从侧翼隐蔽处连续向我射击，许多战士相继中弹倒地，无法前进。在这紧要关头，只见二连一排长手持一束已揭开盖子的手榴弹，纵身跃出阵地，高呼：“共产党员跟我来！”他为了扫清冲锋道路，以自己的身躯扑向国民党军队机枪火力点，光荣地献出生命。营长果断地命令司号员发出全营冲锋的命令。特务营的英雄们，用自己的鲜血，染红了胜利的旗帜。无名高地终于被我们完全占领。

夜色深沉，天下着细雨。全营指战员正在无名高地阵地上加固工事，准备明天的激战。团部作战参谋又来传达了新的战斗任务，命令我营于本日午夜，转移至丕岭主峰一线，构筑野战工事，固守阵地，以阻国民党军队前进。

时间就是胜利。我们立即集合全营直插丕岭，终于先国民党军队一步占领了丕岭阵地。

“啪！啪！啪！”三发兰色信号弹划破夜空，国民党军队企图利用黑夜夺取丕岭战略要地。丕岭争夺战斗开始了。

仗打得非常激烈，战斗也非常艰苦。部队不断减员，弹药补充不上。战斗员又饥又渴，体力消耗殆尽。战斗在拉锯式拼搏进行。

在一阵激烈战斗中，三连阵地侧翼的小高地突然被小股国民党军队偷袭。国民党军队涌进了突破口向我纵深的两翼展开。营长见形势危急，亲自率一连一个机动排的兵力投入战斗，终于打退了国民党军队，收复了阵地。但是国民党军队向我正面进攻的火力密度却越来越大，攻击的兵力越来越多，双方拉锯的局面不断出现。丕岭山头上除了主阵地和几个制高点仍控制在我军手中外，其余都被国民党军队占领。

战斗正在打得难分难解之际，突然丕岭阵地两翼枪声大作。原来是兄弟部队从斜刺里进行迂回侧击，前来支援我们。占领丕岭部分阵地的国民党军队，火力逐渐减弱，攻势也逐渐停止了。我军乘势组织反冲锋，在我火力夹打下，国民党军队支持不住，狼狈溃逃，我军收复了所有失去的阵地。

在东方将要发白的时候，刚刚取得丕岭保卫战胜利的特务营，又奉命撤出丕岭阵地，由南向北，经里潭仑、外潭仑向高坦转移。我率二连作殿后进行掩护。

当我们率领所部进入高坦时，只见道路两旁丢弃了不少木头

箱和马口铁制成的公文箱，村子里挤满了我军机关人员和战斗部队。高坦河两岸，更是人群川流不息，人们在焚烧文件。看着这一切，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沉重心情——我们不是打了胜仗了吗？！

我离开二连到营部去探个究竟，恰好遇见营长、教导员从团地。的，传达叶挺军长的指示：由于我军弹药消耗殆尽，粮食已告断绝，国民党军队已构成向我合围的态势，战局十分危急，各部队可自行选择有利的方向分散突围。

一月十三日深夜，东流山、高坦村周围的战斗仍在激烈地进行喜来回们一营乘着夜色掩护，连夜向大康王方向突围。

我仍然率领二连在前面开路，开始突围。

当这支连队到达大康王时，全村空空荡荡，一片凄凉景象，看样子这里已遭到国民党军队洗劫过。我走上村东头一座断了桥我部石桥仔细观察村里的动静。忽然感到右腿有点疼痛，用手一摸，觉得粘糊糊的，原来腿上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负伤了。但伤势不重，我没有去管它，继续向前走去。村西头有微弱的灯光，我慢慢走过去，从窗缝朝里看去。“喂呀！是刘别生团长。”我不由惊着叫墩起来，跌跌撞撞地闯进屋去。

在这里，我还见到了团政委张闯初等同志。我随即把二连在高坦突围的经过向团首长作了汇报；接着，又兴冲冲地跑出村外，准备把部队带进大康王。

我刚刚找到二连，突然发现一股国民党军队要进村子。二连立即与国民党军队接上火，双方激烈地对射起来。

天还未大亮，国民党军队不知道我们是什么部队，便吹军号询问我们。我方司号员机警地冒充国民党五十二师（蒋军王牌师）的。这一下，果然有效，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我乘机派人同营部联系，但未联系上。而团长、政委在发生情况时，又转移

了。为了迅速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我即率领部队向北面的高山上转移，从此失去了与团部的联系。营长、教导员又不知去向。

天色渐明，部队隐蔽在一个山头上。战士们经过连续几昼夜的行军、作战，个个疲惫不堪，三三两两地坐在坎凹里休息；饿了，就挖野菜、草根充饥。面对如此艰苦的战斗生活，大家没有任何怨言，唯一的愿望是尽快突出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待机向国民党讨还这笔血债。

夜深了，意外地又与营部几个同志联系上，在悲喜交集的心情下，我们都感到自己肩上担子很重，一定要把同志们带出去，胜利突围。最后，经简略讨论，决定四条：

一、将所有的人员进行战斗编组，人手一枪，多余的枪支埋起来；

二、组成三个战斗分队，分别由营长、教导员和我率领，于今天半夜分头相机穿插敌后，分散游击，尽可能随时取得联系；

三、做群众工作，取得群众支持，掩护好伤病员；

四、想办法与地方党取得联系。

我们简单碰头后，我与徐营长、程教导员分手，仍率领二连活动。我们冒着纷飞的大雪和刺骨的寒风，向另一个高山要隘方向突围，冲出国民党军队重重封锁线，在国民党军队的交叉火网下，爬山涉水，昼伏夜行，又整整经历了三昼夜。

突围的第四天早上，部队实在走不动了，在荒山野林里隐蔽休息。连部派出两名战士，沿着山沟去寻找老乡了解国民党军队情况，同时也搞点粮食。

中午，两个战士欢欢喜喜地背着一袋生黄豆回来了。

“黄豆！”我兴奋地喊叫起来。“是怎么弄来的？”

“是在一个制造粗纸的竹棚里找到的，它上面盖着新土和石

头，扒开一看，原来是一袋黄豆。当时找不到老百姓，想到同志们饿得厉害，就把它拿回来了。”

我决定把黄豆留下给同志们充饥，同时取出两块银元，叫他们回去放在埋黄豆的地方。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不能侵犯群众的利益；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要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是人民军队的宗旨。

同志们虽然每个人仅仅分到一把生黄豆，但个个欢欣雀跃。尽管吃起来有点涩嘴，但大家还是津津有味地细嚼着。

“若能用火炒一下，那该有多香啊！”有人说了这一句话。但在当时的环境下，若一生火冒烟，必定要招来国民党军队的搜山“围剿”。

形势非常险恶。如何巩固这残缺的部队，又要树立必胜的信心？为了便于指挥，将部队进行组织整顿。我决定成立临时支部，并宣布这支部队为“新四军东进独立大队”，由我和李连长分别任正、副大队长。黄指导员为大队教导员。任务是：冲出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打到敌后去！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

队伍在随后的战斗转移过程中，又收容许多战斗中失散的人员。其中一个教导总队的陈云飞同志。陈云飞和我原来就熟悉的，从他那里，我知道了教导总队在石井坑突围时的悲壮情节。

一天晚上，部队正在整装待发，忽见有十来个人，打着一盏小灯笼，肩挑手提，向山凹走来。我们仔细一看，是老百姓，忙把他们引到部队隐蔽的地方。

乡亲们拿出饭菜，硬要我们趁热吃掉。

战士们都站着不动，不知如何是好。

“新四军的同志们，我们早就知道你们在这一带山沟里转来转去，忍冻挨饿。可是国民党军队驻在村里，我们无法出来。今

天是大年三十，他们都到镇上过年去了。我们趁这个机会，送点吃的给自己的子弟兵充饥，表示了心意。都是自家人，快快吃吧！还客气什么呢！”

这番感人肺腑的话，使每个战士都激动得热泪盈眶。我了解战士们的心情，就说：“同志们，既然乡亲们冒着生命危险给我们送来饭菜，大家就吃吧！没有碗筷，就用手抓着吧。”

我这一说，同志们才纷纷动手，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吃完之后，我们派人送走了乡亲，又重新集合队伍，开始新的转移。

天亮了，部队转到一座山头，发现山冲口有一小村落。我和大队部新设的民运干事林康一前一后，顺着羊肠小径，静悄悄地来到这约有十户人家的小山村。

“老乡！开开门！”我们轻轻地叩着门窗。但里面久久没有动静。

“老乡！我们是新四军！”我不死心，再次轻叩门窗。这一次，一个老乡开门了。当他确认我们果真是新四军时，立即热情接待我们进屋，还挨门串户找来许多乡亲，大家聚在一间茅草屋里，为我们突围出主意。

一位老人说：“听说许家在大年夜来了一亲戚，是黄浒人，那里是日本人占领的地方。他一两天内就要回去了，要是能请他给你们带带路就好了。”说完，老人起身去找来许家的那位亲戚。

他是一个诚实的中年农民。当我们请他带路时，他一口答应了。我们同他商定联络信号：他在前面用一只灯笼引路，如果遇到敌人，就把灯笼举起来。

当我们集合部队准备开拔时，却见几位乡亲匆匆赶来，递给我一个红纸包。我打开看一看，原来是五块明亮亮的银圆。

“这是我们老百姓的一点心意，是大家凑起来的。给你们路上买些吃的充饥，好打鬼子……。”

“你们也很困难啊！”我推辞不收。

“你说的是哪里话！眼下你们比我们更困难。我们是一家人啊！我们盼望你们早点打回来。”

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连忙从口袋里摸出一小段秃头的铅笔，写了署名为“新四军东进独立大队”的借条给乡亲们。然后，在那位乡亲带领下，顺利地穿过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奔向日寇占领的铜（陵）繁（昌）敌后地区。

我们一夜奔波，走了一百多华里，登上了戴家汇附近的一座大山。

这里虽算是个“三不管”的地区，但日军伪军和国民党军经常来这一带骚扰。我和林康走在部队前头，深深地意识到不迅速脱离这一危险地带，后果是十分严重的。于是立即命令战士们迅速登上山头，占领阵地。

可是部队实在走不动了。近二十天来，饥寒交加，翻山越岭，同志们的体力消耗极大。大队干部商量了一下，决定在山里小村子休息一会再走。虽然，天已经明亮了，对部队行动是不利的。

一进村，大家席地而坐，一会儿都睡着了。谁知道这一时大意，就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袭击。

同志们被突如其来的剧烈枪声震醒，本能地抓起手榴弹向外扔去，趁手榴弹爆炸的瞬时，一跃而起，冲出村子，纷纷登上后山，各自占领阵地，进行拼死抵抗。枪声、杀声，回荡在山谷丛林之中……。

听冲杀喊叫声，判明是国民党川军。他们见我们上山，就一面用轻重机枪猛烈追击扫射，一面放火烧山。隆冬季节，树枯草

干，一点火就烧了起来。只见火势熊熊，浓烟滚滚，火势蔓延到哪里，国民党军队就跟着搜到哪里。我和林康被火逼得钻进了一个黑呼呼的石洞，准备与国民党军队决斗。

忽然，从黄浒、赤滩、顺安（地名可能不大准确）敌占领区方向传来了阵阵密集的枪炮声，配合国民党军队夹击我们的。但国民党军队勇于内战，怯于外战，一见日、伪军出动，就连忙撤退收兵，夹着尾巴走了。

夕阳西下，大家从各自隐蔽的地方出来。一清点，我们牺牲了李副大队长和黄教导员等二十多位患难与共的战友。现在只剩下我们十几个幸存者，怀着悲愤的心情，掩埋好烈士们的遗体。旧仇未报，又添新恨，大家的心头都燃烧着复仇的火焰，又踏上艰苦的征途……。

在群众的帮助下，我们终于来到长江南岸的繁昌、南陵乡下。这里是沦陷区。虽然刚过春节不久，但沦陷区的人民并没有欢乐。一天，我们隐蔽在一个小村里，正在研究如何与地方党取得联系时，恰好有一位身着长衫、彬彬有礼的年青人，主动地来到了我们的住处。“你这位先生是哪里来的？”我一边迅速地将手枪上了顶膛火，一边细细打量着他。

“是江北来的，在这里教书。”年轻人很沉着地回答。

我故意问他：“你知道江北有新四军吗？”

“有。多得很！你们是……？”他也在试探着我们。

“我们是皖南突围出来的新四军。”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并观察他的面部反映。

“这里日、伪军控制很严，不能久留。你们准备怎么办？”他慢条斯理地说。

“能找到组织，过江去最好。不可能的话，我们打算就地打游击！”

“我想法把你们送过江去！”他笑着，紧紧握着我的手。

原来，这位“先生”是江北新四军游击纵队派来的联络员，又是这里党的工委负责同志。他的任务就是专门接应突围出来的新四军部队，接送和收容零星人员过江。

找到了地方党，就象孩子见到了娘，我们高兴的心情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以这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英雄连队的名义，将我随身携带、生死与共的“白郎宁”手枪赠送给他——教书的年轻人，作为我们战斗友谊的象征，作为永恒的历史纪念。我们情不自禁地一次次握手，激动的泪花模糊了双眼。

接着，他同我们详细讨论过江的方案。

“日、伪军封锁了要隘路口，长江又有汽艇巡逻。现在只有在黄昏前分散转移，然后待机渡江。”他胸有成竹地说道。

我们根据他的意见，把十来个人分成几个战斗小组，由地下交通员从一个村庄转移到另一个村庄。最后，在江边泥埠桥附近隐蔽集结。

黄昏时，乘敌伪巡逻艇驶过江后的空隙，我们登上小船，分批迅速抢渡，终于突破了号称长江天险的最后一道封锁线，到达了江北无为县。

我们这支英雄的连队，面向着浩荡的长江，向着那滚滚的洪流，怀着悲愤的心情，向皖南人民告别！同样怀着悲愤的心情从心灵深处迸发出时代的声音：

——我们一定要打回皖南去！

——向为民族解放事业献身的烈士致敬！

我们这支部队，不久，编入新四军第七师，又汇入抗日的洪流，驰骋在大江南北。

最初的红军二〇七团

陈 福 泉

一九三〇年春，我在念初中，农历正月十五日，刚缴过学费，地下党来个指示，要我和黄典麟同志（涵江中学黄辉堂第八子，同学们叫他“阿八”）参加游击队，同为宣传员，前往江口镇去缴国民党盐兵的枪。

当时，白色恐怖严重。为了隐蔽目标，游击队采取零星行动，各人化装为各行各业的人物。散处城涵、山乡的同志，均按约定的时日，从四面八方到现在的江口镇平民医院那里一个小山地附近的村庄集中，晚上就住宿在那里。与此同时，组织上事先布置在涵的周添桂（绰号“阿濯”）同学等三人，把涵江至江口中间的一座木桥（塔桥）烧掉，以切断国民党援兵的来路。惜因带去的火油不足，未能把整座桥梁全部烧毁。这时，张如琦、陈兆芳等同志也按组织上的计划，集合各村徒手队员二十多人，清早奔向指定地点集齐。

那时候，国民党盐兵一个排驻扎在离江口二三里的一个祠堂里。早上，我们一到那里，队伍就聚集在祠堂前面不远的一个埕头周围。张如琦同志化装为绅士的模样：头戴牧师帽，身穿灰布长衫，手提黑色皮包，大大方方地走近门前岗警，说要找排长，并佯作拉开皮包拿名片，就中取出手枪，把门岗的胸部抵住，并缴地的枪。散处周围的队员见已得手，就一拥而入。恰值所有盐兵正在吃饭，队员们个个眼明手快，人人勇往直前，把枪架上的步枪二十四支，全部缴收（惜排长外出，木壳枪被带走），向江口

街进发，拉起二〇七团的旗号——当时团长是陈兆芳，政委是张如琦。

到了江口街先打粮柜，那个无恶不作的粮胥不在，就把他的儿子拉出去枪毙了。再往江口桥中央（莆田、福清交界处）厘金局（收税）所在地，恰好他们的头头在那里，一位同志抢上前去，把他抓起来，推出门外空地上枪决示众。后来传闻国民党当局看到两个死尸横陈在地上，便反说那两个被打死的尸首都是“共产党”，是他们打死的，借以向上报功，也欺骗了不明真相的人。

我们胜利地完成了任务，相率至桥尾稍事休息后，队伍取道东门山岭的对面山迈进，登高俯视山路弯弯曲曲，尽是羊肠小道。在我们迈步爬上山腰的当儿，大约引起了对面山坳里群众的怀疑，认为是土匪，一时枪声大作。陈成同志沉不着气，随手拖出身边的木壳枪朝天放了一枪，然后带领队员翻越山岭，赶到凤迹住宿（陈成，广东人，富有军事常识，是上级派来的。陈天章当时没有公开露面，只把队伍带到凤迹，就独自走了）。

翌日，我们队伍开往东度（东泉），驻在“红口寺”，险些陷入国民党军队三面包围之中。原来胡海（王纪修）有几个近邻，隔天早晨，起个五更，要到里山挑炭。他们走到半路，远远望见陈光甫受编的杂牌军（驻在广宫）从对面走来，准备消灭新生的游击队，每人腰部系着一条麻索。机警的乡亲看看势头不好，转身返回东度，报知胡海。胡海连忙去“红口寺”报警，并带领我们向下传撤出。国民党军队三面包围扑了一场空。

队伍摆脱国民党军队包围到界外休整期间，有一天，一个队员要求陈兆芳同志讲讲木壳枪的打法。刚好陈的木壳枪插在裤头里，忘记子弹已经上膛，当他边讲边做示范动作，说扒起“狗头”再扣下去就可以，突然“咔嚓”一声，子弹穿入他的膀胱，